

2010年5月14日

教育評論

程介明

戲劇的震撼

參加了英文中學聯會的戲劇頒獎禮，震撼了我整個下午。

參加的有四十七所學校，分為七組，典禮上演出的是每個組的最傑出表演。四十七所學校，各類學校都有，不再是傳統的名校獨霸天下；而且有些歷史不長的學校，學生的英語水平頗高；這是非常可喜的。

另一個可喜的是得獎戲劇的題材很廣泛：夢幻列車的個人反省、書呆子的試圖轉型、收買靈魂的典押店、集體自殺的網友、報販眼中的街頭百態、視學官的奇遇、Mario的婚禮。從「搞笑」到警世，從學校到街頭，從現實生活到電子世界。這是七組分開評出來的，尚且如此多樣，可以想像初賽的劇本，題材一定更加繽紛。更可喜的是，比賽得獎的演出，都是學生自己創作的劇本，由學生自己導演，自己演出。聽組織者說，參賽的若是改編的劇本，需要申明；但是大多數的劇本都是學生原創，因此還設有「最佳劇本獎」，另外還有「最佳創意獎」。這也許正是震撼的來源。

舉個例子：荃灣政府中學的 Mario's Wedding，就是把電子遊戲搬上舞台，而且創意地改動了一些情節，又調動台下一起參與，讓全場一起生活在現代的童話世界裏。

震撼人心的表演

其中一個得獎劇，聖公會呂明才中學的 AvaTong，是講一位書呆子阿唐，成績總是最好，但是老是給同學鄙視、揶揄、摒棄，沒受尊重也沒有朋友；於是阿唐利用科學方法，變身英俊瀟灑的美男子，同學們馬上改觀，成為眾人羨慕的對象；但卻引起了其他的煩惱；終於變成無法復原的猿人而身亡。震撼的不只是他們的表演，還有周圍學生觀眾的熱烈反應。這裏包括多少對於學校價值觀的不滿、否定與反叛，而又得到觀眾熱烈掌聲的認同。但是劇裏沒有為觀眾下結論，給觀眾留下了更大的震撼空間。

給我震撼最大的，是元朗商會中學的 Alive（活着）。一群在網上交往的年青人，不斷地在五項申訴各自的不滿、失意、怨氣、牢騷。直到一位網友建議集體自殺，一呼百應。到了特定時間、特定地點，人齊了；試過互捅、跳樓，大多數人都提不起勇氣。結果是那位建議者露出真面目，以長刀大肆殘殺洩恨結局。

演出營造氣氛非常成功，真箇是扣人心弦。這裏道出了許多真相；網上的話語都是負面的情緒居多；也有不太誇張的手段，道出了這些話語背後隱藏的殺機；有用非常現實的表達，道出了年青人內心的掙扎。

上面只是一個不懂戲劇的觀眾的感受。但是引起的震撼，一方面是年輕學生內心的世界，原來對現實有如此深刻的失望與反感，那種灰色的人生觀，竟是如此深刻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他們敢於在戲劇中赤裸裸地表達他們負面的情緒，而且沒有任何意圖作出任何判決、傳達任何褒貶、或者表示任何好惡，更加是難能可貴。

道德是非的磨練

這才發覺，這幾個劇的表演遠遠超過英語的使用。事實上，在全場都非常活躍的狀況之下，人們早就不再在意這是英文還是中文（當然這也說明學生的英文還是很自然而又很達意的）。這是學生難得的機會表達自己。

表達，在中國人的社會，往往不屬於學生。當時在觀眾席上我就想，令我震撼的是什麼？是什麼讓我無法平靜？是什麼讓我無法按下我的情感？就是他們的表達。他們心中有強烈的感覺，而通過戲劇把這些感覺更集中地放大了。這就是戲劇！對於編劇的同學，對於參加導演和演出的同學，這是多麼難得的一種經歷，是多麼深刻的一種學習！

我從來覺得，戲劇在華人社會的教育裏，應該有特殊的地位。在我們的學校生活裏，學生只許「對」，不許「錯」。學生幾乎沒有機會在「對」與「錯」當中作出抉擇；也沒有機會在「美」與「醜」、「善」與「惡」、「合理」與「不合理」、「合情」與「不近人情」之間作比較與對比。中國人總認為學校應該是一個純粹的地方、學生要做完美的人，因此不得有半點差池。因此學生的所謂「好」與「壞」，是沒有經過實踐的考驗的。也因此，到了真正的社會裏，他們的免疫力是很低的。戲劇則不一樣。戲劇總是把人推到道德、是非的邊緣，逼着人作價值觀的抉擇。身為演員，學生就在扮演的角色裏，好像親歷其境地經歷着這些倫理的挑戰。也是在這樣的經歷裏，他們在學習人生、學習疑難、學習抉擇；也在這種模擬的經歷裏，認識生活的起伏、感情的折磨、社會的殘酷等等、反正是人生的甜酸苦辣、喜怒哀樂，都可以遍嚐，即使是虛擬的。也許並不誇張地說：有戲劇與沒有戲劇，學校生活是不一樣的生活，學生經歷也是不一樣的經歷。

由學生來編劇、來導演，又進了一步，也就是讓學生嘗試把自己的感情，加以分析、重造，又加上適當的誇張。這就是我這個戲劇門外漢看到的戲劇化的「表達」。也因此他們的表演可以震撼人心。

學校媒體的變乖

朱順慈博士在她的研究裏，發現媒體在學校裏變乖了。在學校裏的電台、電視台，雖然是學生主持的，學校也很開通而不加干預，但是主持者還是會自然而然地自我約束，自動按照傳統的學校可以接受的尺度來調節自己的行為。因此，校內電台不會播放愛情歌曲、電視的節目不會批評校方等等。不是不敢，而是學生主持者也會覺得不應該，雖然也許沒有任何人的命令。

從那天看到的戲劇來說，學校戲劇以及其編劇、導演、演員，似乎沒有迹象有這種自我約束的變乖。因此說難能可貴，可喜得很。也因此說，不管戲劇的內容是紅、是黑、是灰，學生能夠勇於表達，就是說他們懂得釋放自己的情感，懂得用文明的辦法表達自己的價值觀。這難道不是一個值得慶賀的訊息嗎？

當然，參加戲劇比賽的學校，還是少數；即使是參加的學校，參與演出的也許不是多數。就算是這次的比賽，初賽的場地就很不理想。有些戲劇比賽，聽說因為參賽的學校太多，要抽籤才能參加。要發展學校戲劇，還要下很多功夫。